

みんなくりポジトリ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 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福建境内的畲、客族群及畬族的语言文化关系比较之研究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公開日: 2010-02-16 キーワード: 客家グループ 邊族 相互作用 オーストロネシア化 地方化 作成者: 田中, 田中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15021/00004107

福建境内的闽、客族群及畬族的语言文化关系比较之试论

邓 晓 华*

A Comparison of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among Min, Hakka and She Ethnics in Fujian

Xiao Hua Deng

私は中国南方の言語区域の区分について研究する際に、ひとつの特別な現象を発見した。それは、現代福建方言の区域が、福建の有史前の文化区域と完全に重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福建の漢民族は中国地方（中原）の漢民族が六朝時代に南に移住してきた結果という、現在も有力である伝統的な歴史学の観点を再検討せざるを得ない。私はこの見方が確かかどうかという疑いをもち始めている。私は、伝統的な進化論の観点から福建の漢文化の多様性と変異性を十分に解釈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考えており、エスニック・グループの相互作用および地域の文化伝統が福建漢文化の特質を形成する要因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る。漢民族の閩南グループはオーストロネシア文化からの影響を強く受けたが、他方、同じ漢民族の客家グループは、中原から南に移住してきた漢民族と土着の畬族との間の文化的相互作用をうけて形成されたものである。「主流文化」である漢文化は、「地方化」の文化的過程を通じて、閩、客グループ各地域文化の相互の異質性を生じた。それと同時に、閩、客、畬グループが異なる歴史文化伝統と自然生態環境、および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により、分立したエスニック・グループを形成した。この三つの大きなエスニック・グループは、文化的特徴が互いに共通性もあれば、多様性、変異性もあり、漢文化社会の「大伝統」が、異なる文化環境においていかに「小伝統」と適応するかをあらわしているものである。

While studying the linguistic division of Southern dialects, I found that the division of modern Fujian dialects amazingly agrees, with that of prehistoric culture. This led to my doubting of th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view that the Han Society in Fujian is the result of the immigration of Han

* 中国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Key Words : Min and Hakka ethnic group, She ethnic, interaction, Austronesian localization, localization

キーワード：客家グループ、邊族、相互作用、オーストロネシア化、地方化

people from North China (Central Plains) since the Sixth Dynasty. To me, the traditional evolution theory cannot explain the cultural diversity and variation of Fujian culture. I believe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the regional culture tradition is the key element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Han Society in Fujian. The Han ethnic group in Southern Fujian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Austronesian Culture, while the Hakka culture wa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an immigrants from North China and the native She ethnics. The heterogeneity of Min and Hakka ethnic groups was the result of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Han culture which was the mainstream.

一、有关闽、客族群及畬族的语言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二、闽、客语族群及畬族的分区及地理分布

三、闽客语族群形成的时代及其地域文化传统

四、客话跟畬族及苗瑶语族、壮侗语族的关系

五、闽、客若干文化特征的比较

六、畬族与客、闽族群的语言文化互动

七、结 语

一、有关闽、客族群及畬族的语言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有关闽、客族群间的关系及其与中原汉族、周边族群的关系、与土著民族的关系以往较少人作深入研究。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注意到闽客间的族群互动和文化差异描述和解释。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台湾地区的闽客比较,例如客家土地公庙的特殊性(林美容 1987)、闽南语系统漳、泉族群关系与文化分立(林美容 1990),客家宅屋正厅通常不祀神明,以及闽客在家庭及婚姻上的不同风俗(庄英章 1994)、庄英章与武雅士合作比较研究闽客文化对妇女角色的塑造及其与生育率的关系(1994)。台湾与大陆福建原乡的闽客仍有一定差别。福建的闽、客、畬比较研究则刚刚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邓晓华(1995)多方位地描述和分析了闽、客族产和祠堂、信仰、婚礼的差异;蒋炳钊讨论客家的形成及其与畬族的文化互动关系(1995)。郭志超对闽客民俗宗教的差异和互动做社区考察(1996)。但是学者较少讨论到闽客族群形成的时代和地域及文化成因,较多依据的是闽、客族群的个案资料,而少把闽客作一整体对象作历史探源。本文特别注重以语言学材料来给闽、客、畬族群断代,研究闽、客、畬文化差异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历史上畬、客族群,闽南与南岛语族群互动的词汇证据,这种互动关系对闽、客、畬文化特质形成的影响。在我国东南地区,由于幅度广大、环境复杂、历史悠久、民族杂居;以闽、客、畬族群方言文化特征最为复杂,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地域性文化及

语言变异。以往的学者多以传播或移民的观点，来解释闽、客、畲族群的方言文化特质现象，而少有人试图去探讨闽、客、畲族群方言特质成因与族群互动的性质，族群互动在闽、客、畲方言文化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以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来说，奉行的仍然是传统的历史主义演化论理论：认为闽客族的方言文化特质及其地域性变异是北方汉人南迁的结果，其呈现出多样化的地域性方言变体可以从汉人入闽的时代层次不同来解释，或者是由于闽客族群母文化本身的祖居地域来源不同。这种理论观念在中国语言学研究领域占著主导地位。最具权威代表意义就是李方桂的上古音体系。李方桂试图用这套体系来解释古今汉语南北方言的差异。许多学者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来解释闽客族特别的方言文化特点。

林惠祥在研究福建汉人的来源时，注意到北方汉人与福建土著民族的血统上的融合，但他反对文化融合，主张“汉化”观点，即汉文化完全同化了土著文化。罗香林坚持客家代表着“中原正统”文化，客文化是北方文化宋元以来南迁的结果。罗香林调查了客家的100多种族谱，得出结论：客家的祖先大多数来自福建宁化石壁村，该村是客家自北方到达南方的中转站，系客家之“摇篮”。至于闽南人的族源，许多学者认为闽南人的祖先是唐代中央政府派来镇压福建畲民的河南固始县人陈元光父子及其部将，闽南话就是唐代河南官话的继续。这些就是在中国盛行的所谓“祖先同乡说”观点，其理论受到传统的进化论深刻影响。有关“祖先同乡说”的观点，还表现在有的史学家，语言学家认同这样的一种客家的口传历史记忆，即客家来自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下；这种说法极类似广西壮族明清的土司谱牒，认为壮族祖先来自南京，显然“祖先同乡说”反映的是一种附会的，虚构的历史记忆。其本质是该族群的上层知识分子受“汉化”影响，希望认同中原汉族，改变族性身份，反映了一种文化适应的策略。

畲族族源问题研究，观点甚多，亦争论不休，归纳起来主要有二种：一是土著说，认为畲族是闽粤赣交界地区的土著，闽越南海王的后裔。二是外来说，主张畲瑶同源，都是武陵蛮的后裔，来自“荆湖地区”。近年来，持外来说者见多。两种观点都有一批文献材料支持，但较少有新的材料发现。研究方法上更多局限于文献的排列和思辩，缺少整体的、多学科整合的思考，理论上倾向于用一元化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族源问题，即“非此即彼”，非“土著”即“外来”。族群的互动由来已久，并非自畲客始。畲族族源问题的真正解决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有关畲族族源的福建广东的考古学资料，已发现的汉代以后的考古学资料大多反映汉族文化，无法了解到畲族的来源及其演变脉络。由于民族学、历史学的文献材料不足且有争议，又找不到有力的考古学证据支持，所以持两种不同的意见的学者都很重视语言学的材料，都引用了畲语研究的结论来支持各自的观点。主张“外来说”的引用广东博罗增城等地的畲语（操此语者1000余人），属于苗

瑶语族的系统，接近瑶语布努话。畲话属苗瑶语性质，畲族自然来自苗瑶族了。主张“土著说”的引用“畲族之中的99%以上的人操一种很接近汉语方言的客家话的语言”。客家居住的地域在闽粤赣交界地区，与历史上畲族生活区域重叠。畲族是土著的，后受客家影响，发生了语言转换。

我认为这两种畲语研究的结论都有问题。主要原因是畲语研究很不深入，点和面上的材料均很少，单凭一、二个点的材料，实在是不足以给整个畲语定性。

先讨论第一种畲语观点。增城、博罗等地的畲语有不少苗瑶语成分，其中也有争论：陈其光主张近瑶语支，毛宗武主张近苗语支。但是此畲语是否代表了古畲语的面貌，很可怀疑。问题有二：一是博罗等地的畲语属边界语言。从族群关系上看，“居住于罗浮山、莲花山地区的畲族，跟粤北南下的瑶族，频仍交融。民族成分上互变共存，以至达到畲瑶不分。”（朱、姜1991）。朱、姜认为“罗浮山、莲花山畲语明显受到瑶语的影响”，现在的畲语是瑶文化对罗浮山、莲花山畲族的渗透，以及两个民族在粤中的交融关系而致成。二、处于文化区边缘地带的弱势族群的语言极易受到另一强势族群的语言影响，发生语言同化，其结果便是大量的借用强势族群的的文化因素和语言成分，甚至于完全换用对方的语言。畲、瑶相比较、相接触，畲族无疑属于弱势族群，自然会受到瑶族强势文化的极大影响。用这种边界语言来代表古畲语，确有不妥。对此，也许有人会质疑为什么同样处于汉文化区边陲的闽语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古汉语，而处于畲文化边陲的畲语则不能反映古畲语，重要的原因是处于闽地的汉文化一直是强势文化，而边缘区的畲文化却是弱势文化。二者性质不同。

再看第二种畲语观点，即主张畲语是一种客家话。特别是处于畲文化区中心的畲族即操此种客家话。绝大多数的畲族已放弃固有语言，而换用汉语的客家话。我认为，畲语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有客话的成分，主体具有客话性质。但这不能就此直接证明畲族起源是土著的。畲客之间的族群互动过程是双向的，不是单方面的文化传播，而是双向的长期的文化接触，导致文化涵化，其结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畲文化有属于客文化的东西，客文化亦有属于畲文化的东西。文化如此，语言亦如此。所以研究畲话的性质，给畲语定性，其前提是要搞清楚客话的性质。既研究作为主体的畲族，亦要重视研究作为客体的客家。主、客体放在族群互动的同一层面上进行比较，找出其文化之同质性与异质性。

畲语的证据表明畲族的来源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畲族的成分既有来源于苗瑶语族的，也有来源于壮侗语族的，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前者大于后者。在另一个历史层面上，也有来源于汉族客家的。畲族的形成是多个不同来源在不同历史层面上互动的结果。

在中国语言学的著述中，语言演变的理论框架仍是以 [传播]、[影响]、[移入]、[借

用] 为主, 或研究语言发展的平行演变理论, 以此来解释族群间方言文化所出现的外来元素, 或相异文化中所包含的相似元素, 来显示方言文化间的可能发展或渊源关系。所以目前中国语言学者缺少对于族群互动的研究, 以及对于语言接触的研究, 只是简单地概括为族群间的文化借用而已, 而鲜少有人有系统地将互动放入社会文化的框架中加以探讨。

因此, 本文从族群互动, 语言接触及与地域文化特征的关系的角度, 对闽、客、畲族群及方言文化的形成, 及其与中原汉文化及周边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 作一个尝试性的分析和讨论, 以期建立一种方言文化特征与地域文化传统及族群互动有密切关系的族群关系与语言演变理论。

二、闽、客语族群及畲族的分区及地理分布

学术界一般认为, 福建省境内存在三大族群: 即闽、客、畲族群。闽、客语族群为汉族, 畲为非汉族。闽客族群是个包括地域文化、方言文化、族群认同文化的概念。它包括按照语言学标准来划分的闽、客两大方言群或称闽、客两大语系居民。最近资料表明闽语区有5507万, 客语区有3500万人。现代汉语方言的分类, 主要是按地理分区去做静态的刻画。闽语区可再分为闽南语群 (以泉州为代表)、闽东语群 (以福州为代表)、闽北语群 (以建瓯为代表)、闽中语群 (三明、永安等)。客语区可再分为赣南区、闽西区和粤东区。闽、客语区相比, 客语区内部的语言文化同质性远多于异质性、多数区际间可通话。而闽语区内部的语言文化异质性往往多于同质性, 区际间不能通话。从现在的地域分布来看, 闽语区包括福建大部、由此扩展至广东东部 (潮汕地区)、广西、海南部分、及台湾大部。客语区包括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部, 即所谓闽、赣、粤边际地区, 后由此扩展至台湾、广西、四川等地。

表1 福建方言的分区①

类别	方言区 [岛] [代表点]	方言片 [代表点]	分布县 [市]
闽方言	闽东方言 [福州]	南片 [福州]	福州、闽侯、长乐、福清、平潭、永泰、闽清、连江、罗源、古田、屏南
		北片 [福安]	福安、宁德、周宁、寿宁、柘荣、霞浦、福鼎
	莆田方言 [莆田]	北片 [莆田] 南片 [仙游]	莆田、涵江 仙游

续表

类别	方言区 [岛] [代表点]	方言片 [代表点]	分布县 [市]
闽方言	闽南方言 [厦门]	东片 [厦门] 北片 [泉州]	厦门、金门 泉州、晋江、南安、惠安、永春、德化、安溪、 同安、大田 [西南部]
		南片 [漳州]	漳州、龙海、长泰、华安、南靖、平和、漳浦、 云霄、东山、诏安
		西片 [龙岩]	龙岩、漳平
		闽中方言 [永安]	南片 [永安] 北片 [沙县]
闽北方言 [建瓯]	东片 [建瓯] 西片 [建阳]	建瓯、松溪、政和、南平 [大部]、顺昌 [东南部] 建阳、武夷山、浦城 [南部]	
	闽方言 过渡区	南片 [大田] 中片 [广平] 北片 [尤溪]	大田 [中都] 大田 [西部]、尤溪 [西部]、永安 [东部] 尤溪 [大部]
闽方言与客方言 过渡区 [将乐]	北片 [将乐] 南片 [明溪]	将乐、顺昌 [西北部] 明溪	
赣方言	闽赣方言 [邵武]	北片 [邵武] 西片 [建宁] 南片 [泰宁]	邵武、光泽 建宁 泰宁
	中山镇方言 岛 [武平]		武平中山镇 [军家话]
客方言	客方言 [长汀]	北片 [宁化] 中片 [长汀] 南片 [上杭] 东片 [九峰]	宁化、清流 长汀、连城 上杭、永定、武平 平和 [西沿]、南靖 [西沿] 诏安 [北沿]
吴方言	浙西片边界 方言 [浦城]		浦城 [中北部]
官话方言	南平方言岛 洋屿方言岛		南平 [市区及西芹镇] 长乐洋屿琴江满族乡

①此表引自李如龙《福建方言》，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1. 闽客族群内部方言分区 (图二)

闽方言的分区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分为五个次方言区。分区及主要代表点有：闽东区：福州、古田、宁德、周宁、福鼎。莆仙区：莆田、仙游。闽南区：厦门、泉州、永春、漳州、龙岩、大田。闽北区：建瓯、建阳、松溪；闽中区：永安、沙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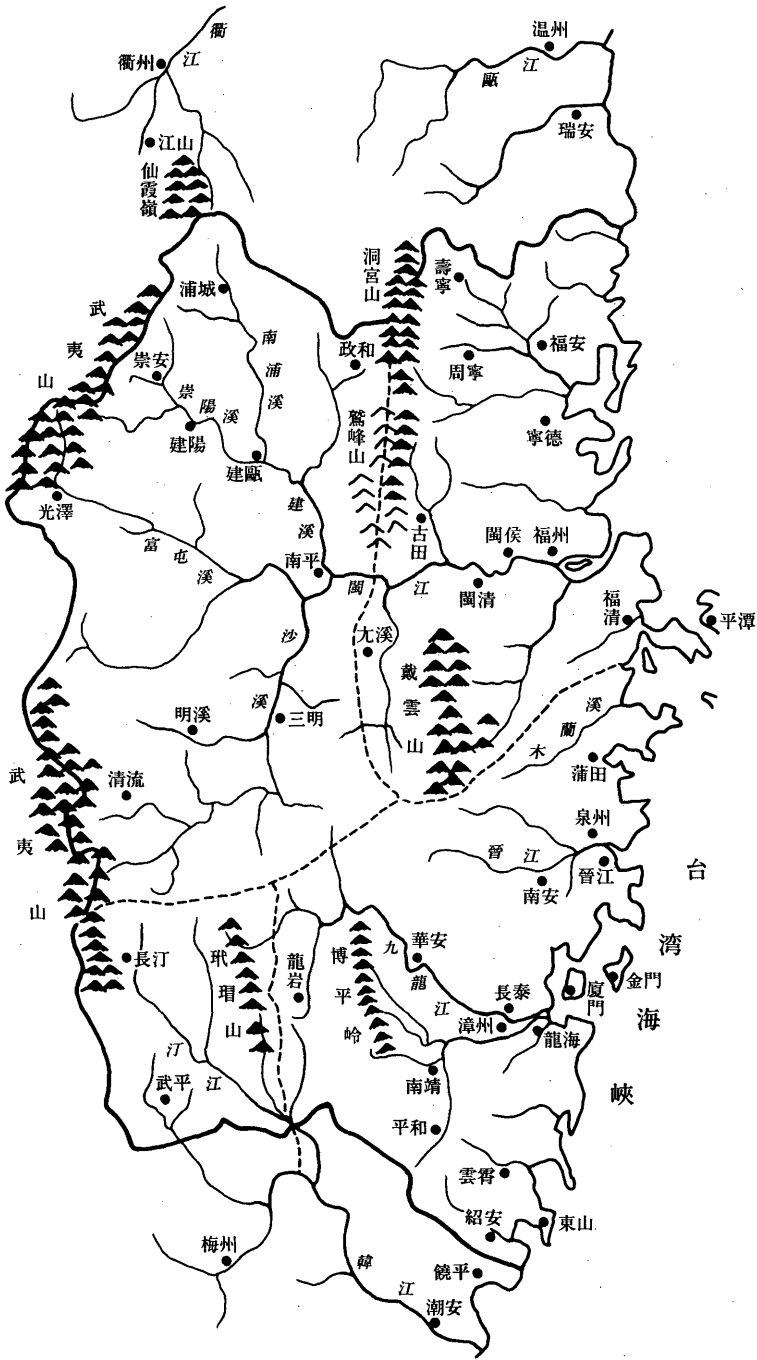


图1 福建史前文化分区图
(本图引自吴春明『福建史前文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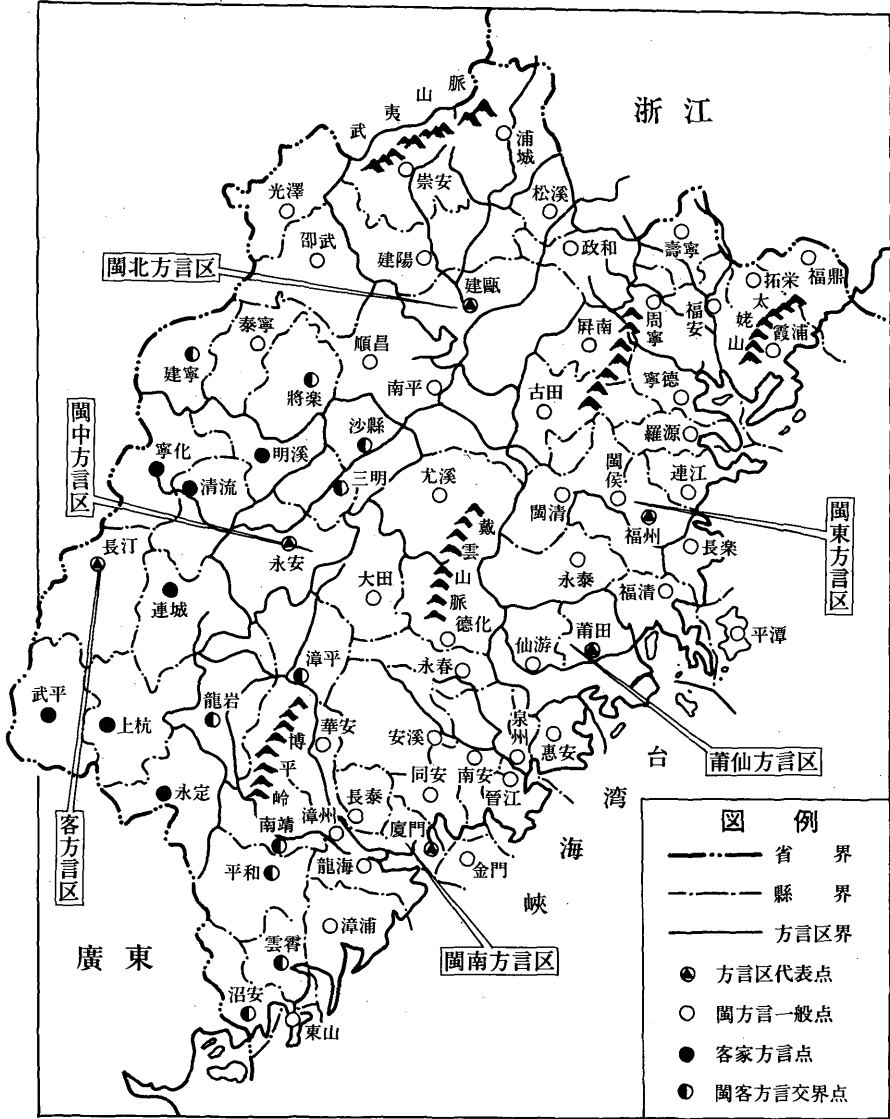


图2 福建省闽客方言分区简图

南平城关是北方方言岛，四乡有闽东、闽北、闽中三种方言，均未在图上表示。(本图引自李如龙等『闽语研究』)

各区间的关系：闽北区与闽中这两个山区关系较深，也有学者合为一区。莆仙区能否成立，曾经有过争议，其底层为闽南特点，表层为闽东特点。所以就各区关系深浅而言，闽方言又可分三大区，即闽东区、闽南区、闽北区。

客方言区即闽西片，包括长汀、宁化、连城、永定等。

就闽客族群关系比较而言，闽方言三区内部确定存在著明显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闽方言的基本特点，也是闽方言有别于客方言的主要标志。

2. 闽客族群的方言文化分区（图一）

(1) 闽江下游流域代表著东部地区。本区主要指闽江下游水系地区，以及鹫峰山和戴云山以东沿海地带，方言分区为闽东区全境与浙南的温州，与吴方言区有一定关联。代表点为福州话。

(2) 闽江上游流域的闽西北山地地区。本区主要指闽江上游沙溪及闽江两大支流--建溪、富屯溪的水系流域，即武夷山脉以东，鹫峰山以西的广大山地地区，大体上包括现在的建阳、三明两大地区。方言分区为闽北、闽中区全境，代表点为建瓯话。本区的方言文化特点与邻近的浙江江山衢州等吴语区有一定关系。

(3) 晋江、九龙江流域为代表的闽南地区。本区包括行政上的泉州、厦门、漳州市所属各区县。本区与闽东区的界限当在木兰溪一带，莆田、仙游的以石戈为代表的遗存属于闽南粤东浮滨类型范畴。方言分区包括闽南区全境及莆仙区、广东潮州的闽南语区，代表点为厦门话。

(4) 汀江流域及闽西山地区。本区指韩江上游汀江水系地域，即玳瑁山与博平岭以西山地地区。主要包括现在的龙岩地区。方言分区为闽西客话，与相邻的赣南客话区、梅州客话区关系密切。

3. 福建畲族

福建畲族人口36万人，占中国大陆畲族人口的57%（1990），而且分布十分广泛，其文化中心区在闽东，其余遍及八闽，最基本的社区单位自然村有三千余个。“大分散、小聚居”为其社区聚落特征。唐宋时期，畲族聚居在今天的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明清时期向外迁居，尤以闽东和浙南为新的聚居区，按地域和历史文化关系来划分，畲族可分为①畲族闽西区，与闽粤赣客家聚落区相重叠，这是最古老的畲族聚居地，畲客文化融成一体，已丧失民族语言，服饰等显性文化特征。②畲族闽南区，畲族的早期聚居地。③畲族闽东北区，目前畲族的主要聚居地。④畲族闽中区，畲族迁移的中转站。

三、闽客语族群形成的时代及其地域文化传统

闽、客形成于何时、何地，这个问题很重要，研究这两个族群的文化史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闽文化的历史层迭；据学者研究，福建历史上不是汉族的居住地，汉文化成为福建主体文化主要是通过福建郡县的设置和汉人的移入而发展起来的。我（邓 1985；1993）曾从语言学角度研究闽语的历史层迭，即从闽语的音韵层次考察闽语移民社会的方言史及其文化层。我们把闽语当作一个整体对待，对照古代诗文押韵及韵书等文献资料发现，可把闽语分为汉代、南朝、唐宋三大层次。

音韵学证据表明客家方言音韵极接近唐五代至宋初时的中原地区语言（邓 1988；1991；1993），基本上是在晚唐五代至宋初时从中原汉语中分离出来，逐渐发展演变而成的。它的许多音韵特征与晚唐五代宋音韵要点相符，音韵格局介于唐末至 [中原音韵] 之间。音韵学证据与史学家的结论及文献族谱的记载大体一致。即：客家形成应在晚唐五代至宋初。客家的先民来自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而词汇学的证据则不同，它表明客家话与畲语、苗瑶语和壮侬语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最基本，最常用，最有客话特色一批词汇来源于苗瑶语和壮侬语。反映了北方汉人南迁到闽粤赣交界地区后与畲、苗瑶语族群和壮侬语族群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我认为客话的音韵系统属于宋代北方中原音韵，而词汇系统则是北方汉语和南方土著民族语言混合而成，土著的比例甚至更大。

闽客文化底层不同，虽然闽客汉人都来自中原，但入闽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闽南受南岛土著文化影响更为深刻。

考古学文化表明台湾新石器文化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存在相似之外”，同属共同文化系统。张光直认为大坌口文化与东南沿海史前文化关系非常密切，原南岛语的老家是大陆东南沿海。语言学证据表明闽南语形成于汉唐，其底层反映较多的原南岛语成分；这一批基本词汇即反映基本生活、生态，身体部位最常用的固有核心词作证据，而不选用「文化词」，因「文化词」是文化扩散的产物。这方面已有论述（邓 1993；1994；1997）。客家语形成于宋元，虽然在与畲族共处过程中，吸收部分壮侬语成分，但其主流仍是宋代中原音韵。有的客话同源词跟南岛语同源，但并非像闽语一样直接来源南岛语，它往往经过壮侬语阶段的音变过程，应是第二次“南岛化”的结果；而闽语则是第一次“南岛化”的结果。客家语所占南岛语成分比闽南语少得多。

闽南文化的底层是原南岛语文化。闽南语中仍保留不少原南岛语成份。史前时期的福建是古越人的主要活动区域，中原汉人直至汉代才开始大规模进入闽地，由于古汉、

越人长期文化接触、经济往来，闽语吸收了许多的古越语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闽语早已不是「纯粹」的汉语方言，早已融入大量古越语成分，其语音系统基本符合「切韵」音韵，但基本词汇方面保留许多原南岛语词汇。有的古越语借词已为古代韵书收录。所以，闽语实际上是一种古汉越语混合「方言」。闽南语许多语言特征超越「切韵」，而「切韵」反映的基本上是晋唐时汉文化地区的语言系统，这些与「切韵」不合的语言特征是闽南汉人与古越人即原南岛人长期融合的结果。如部分次浊母字念擦音，几个晓母字念K声，匣母字白读有读舌根塞音，有读零声母者。声调方面不规则变化等。这种音韵特点是古闽语跟土著越语长期交互作用后形成的。

闽、客语族群先民均有来自中原汉人，为何形成语言文化特征差异如此之大的两大方言群，除了他们入闽时代不同，形成时代不同以外，更重要的因素是地域文化特征不同。可惜的是现在一般学者并不注重这个问题的价值。我认为闽、客文化的异质性是地域造成的，很难用其他理由来说明。

现代闽客族群内部的方言文化分区，正好与福建史前文化遗存的分区相一致，反映出方言文化群的分立受地域文化传统所决定。一方面史前人们共同体的分布状况与现今行政文化区域关系较密切，秦时闽中郡的建立系按当时闽中人们共同体分布状况而定的地域。另一方面闽中郡地理对后世福建郡县以至行省的地理都有影响（图一）。这里讲的分区实际上依据商代及以前各阶段材料即土著的陶纹祖先文化材料。依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还是可以看出不同地区存在的文化差异特征。比较明确的有以下四个区域：①闽江下游流域为代表的东部地区；②闽江上游三支流流域所在西北地区；③晋江、九龙江流域为代表的南部地区；④汀江流域及闽西山地区。这四区的史前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区与区相互间不能完全包容。由于地理环境、自然资料的生态条件的制约，它们之间以及同邻近省区之间的其他文化也存在著许多相似之处，反映了它们之间文化交往关系的密切。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福建史前文化遗存的分区与现代福建方言文化分区几乎完全一样，相互重叠，这绝非是偶然的巧合，偶然的因素只能解释一对一的单纯关系，而不能解释这样多种关系多项指标的复杂文化格局。族群文化的异质性受地域因素影响很大。

德国学者艾伯哈特在解释中国地区性的文化行为差异性和多元性时，提出一种「地方化和地方文化」的理论，认为造成文化差异的原因是主流文化「地方化」的结果。闽、客语民系同样面对整体性与地方性的问题，解释这种文化区域性差异可以有三种途径：一是原本来自原居住的母文化，从闽、客祖居地及迁徙地文化加以考察。但这不能解释为何闽、客均来自中原汉人移民，而文化分野如此大，也不能解释同样来自中原的闽语内部如闽南跟闽东、闽北的地域差异。二是汉人社会移民垦拓过程中所面临的物质、经

济环境不同，自然也有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即是一种环境适应与经济生态的假设与解释。第三种假设是考虑早期汉人移民与居于原地区土著住民的互动，认为土著文化亦对汉人文化造成相当的影响，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融合过程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行为，这是一种文化接触与族群互动的假设与解释。对闽、客文化地域性差异的最好解释是，中原汉人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是双向的，一方面中原汉人主流文化透过 [往下渗漏] 的机制影响各个地区的地方文化，另一方面地方文化透过 [往上传送] 的机制成为闽、客主流文化的一部分。闽、客的地域差异不但是因为原来的地方文化与其邻近的地方文化进行文化合成的过程，同时也因为主流文化在与地方文化进行文化合成过程中 [地方化] 的结果。

解释汉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要充分重视地域文化的因素。否则难以解释为何同是宋元时的中原移民到赣地成赣人，到闽地成闽人，到客地则成客人，而经广东省南雄珠玑巷的古梅关的数百万人到粤地则成了广府人。也难以解释许多原来自客地的移民到了闽地，成为闽人，而原来自闽地的移民到客地，则成了客人这样的事实。

四、客话跟畬族及苗瑶语族、壮侗语族的关系

我认为中国大陆原乡的客家跟畬族发生族群互动，导致语言互动。所以客畬语言中相通成分很多，畬族甚至早在元明时就放弃本族语言而改操客话（即一种混合语）。畬族来源是多元的，它由三个层面组成：一、苗瑶语族即所谓洞庭湖的“苗蛮”；二、壮侗语族，即所谓古越人的后裔；三、历史上多次南迁的北方汉人，下面我们比较客家常用词语跟苗瑶、壮侗语族相对应的词语，可以发现这些词语是同源的，而跟北方汉语有较大的差异；可以看出客家先民--早期北方汉人跟南方的土著民族之间的文化涵化，即作为“主流文化”的北方汉文化南迁后“地方化”的情况。下面是客话反映有关身体部位和动、植物的最底层词汇，也是最常用，最基本的口语词，可反映客话的本质。所选连城（四堡），长汀，梅县三县客话基本上可以反映整个客话的面貌。

客话跟苗瑶语族、壮侗语族同源的词语¹⁾

苗瑶	客话	壮侗
1, 头 (专指人的身体头部位, 非指动物及其它)	ɛ t hœuɛ n o	na 3 (脸) 侗; 壮; 傣; 布依。
po:ŋ2 na2 (脑门) 勉瑶	ɛ thə ɛ na	na3pla:k7 (额头) 壮; na3pjak5 布依;

na3phak9傣西；na3pja:k7毛难

na2 侗 na3na2毛难（脑门）

ɛ₁thɛuɛ₁na梅县

t a 5 n a 2 仡佬（脑门）

“头那”是客话最常用，最重要的特征词，各地客话均有此词，既反映了客话内部的同一性，同质性，又反映了客话的特质性，可用它来同其它各大方言群，诸如闽、粤、赣、吴语相区别。这是一个客话标志词。壮侗语“脸”、“额头”“脑门”为一组同源系列词族，词义交叉，但根词仍是相同的，即“na”，正好与客话音义相合，所以客话“那”应是来源于壮侗语无疑。客话“头那”当是个汉与壮侗语的合璧词。

2, 喉咙, 脖子

kwei6pɔ6 畲（胃） ɛ₁hæŋɛ₁læŋ ɛ₁koi连城

ho2壮, ko2临高, læn3仡佬,

ka14ɣŋ1布努（喉咙） ɛ₁heuɛ₁lienɛ₁koi梅县

qo4水, nən6侗, dən4毛难

qɑŋ37lɑŋ6湘西；

（脖子）；qo2侗, dun4ko2临高,

kuŋ1qo4水,（喉咙）；

leŋ1lau3傣德, ljeu4qo2侗,（喉结）；

桥本万太郎曾用同音字“连”来描写此词，即“喉连”（桥本，1972），注意到客话此词的有音无字现象。我认为这并非来源于北方汉语的词汇，应来源于南方土著民族语言。客话此词跟苗瑶、壮侗语均存在音义对应现象。

畲、客语此词有音义相重合处，显示这两个族群历史上的密切关系。壮侗语“脖子”、“喉咙”、“喉结”音义交叉，为同源词族，但根词仍与客话对应。苗瑶语此词第二个音节跟客话“连”对应。

3, 癣 [一种传染皮肤病]

lai5 勉瑶 duŋ4ɟziɛn4lai5标敏 la²连城poi²~, 生传染皮肤病。la:k7 毛南

tsau52 lai5 勉瑶（脚癣）

lai²长汀；

kja:k7柳江

(1) lat², 癣；(2) thai²麻风病, 梅县

据梁敏等研究：壮侗语“癣”的古音是*kla:k。

4, 大腿、小腿

pi5lau1布努, tsau5pɛ5标敏（小腿）；^ɕpi, 鸡~, 连城 ka1pi2（大腿）, 壮；

pai1腿, kuŋ1pai1大腿, 布努；

^ɕpi梅县

pa1侗；（小腿）

?a:ilpil布依

bilnɔŋ6傣西, pilpom1傣德

桥本曾用“髀”来作为客话此词的同音字，“髀”，广韵上声纸韵并佻切：“股也”。对比上面语言，客话“pi”应是来源于苗瑶与壮侗语的“pi”，而苗瑶与壮侗语的“pi”

则来源于南岛语,“大腿”, 印尼语 paha, 排湾 dupal, 拉德 pha。我 (1993; 1994) 曾论证闽语中的“骹” kha 直接来源于古南岛语, 印尼语“脚” kaki。现在看来, 闽语中的“骹”是秦汉时北方汉人南迁入闽, 第一次与古南岛人接触, “南岛化”的结果, “骹”则成了闽语的特征词。而客话的 pi 非直接来源古南岛语, 而是唐宋时北方汉人南迁与古百越人即古南岛人的后裔壮侗语族接触的结果。从上述语言比较看, “腿”的音变过程还是较清楚的, 其音变程式是: *pa → pe → pi。为什么客话跟苗瑶与壮侗语会有如此相同的形式? 这是因为历史上 (自宋元始至明清) 客家曾与土著畲族生活在同一地域, 即闽、粤、赣交界地区, 客、畲语言发生互动溶和现象。实际上, 客话 pi 词应当是北方汉人南迁后, 第二次“南岛化”的结果, 只不过这一次时间、空间、对象跟前一次不同。但有一点则是确定的, 客话的 pi 并非来源于北方汉语, 韵书记载的决非全部都是北方汉人语言。

5, 小腿肚

kiəu ² ɛnaŋ ² tie 连 (脚 <u>难</u> 肚)	no:3 泰, naŋ2 临高
kiok ² ɛnaŋ ² ɛaŋŋe 梅县	no:ŋ6 版纳 no:ŋ3 标语

客话的“难” naŋ 跟泰、傣、临高、标语“小腿肚”音义对应。

6, 脚板

pha1lo1 黔东, tsau5pen3 勉瑶	kiəu ² ɛpha 连	pha1 龙州, pa3 武鸣
pan3lau1 布努	kiok ² ɛphan 梅县	pan3 侗北, pha1 邕宁

7, 乳房

næŋ²ɛkye 连 (乳枯), nen²ɛku 梅县 nom2 泰, num2 傣 nən2 壮

8, 男生殖器

ɛtæŋ 连, ɛlin 梅县 lən5 侗, nɛ:ŋ4 仫佬, naŋ2 黎

9, 睾丸

ho²ɛlue 连, haŋ²ɛlon 四县 ham1 傣, ham1 壮, ham1 临高

10, 女生殖器

ɛtsɿɛpai 梅县, pie²ɛ 赣县 pat7 水, pɛ6 仫佬, bo2 黎

11, 口水

ɛ l a 连, ɛlan²长汀, ɛlan 梅县 la:i2 泰, la:i2 傣; la:i2, mla:i2 壮

12, 麻脸

pia:p8, mien1 ~ 勉瑶	ɛpeme ² 连	na3pja:n1 仫佬
	ɛpanmien ² 梅县, miŋ ² ɛpa 长汀	na3pja:n1 毛难, pha3 黎

“麻脸”客话写作“斑面”, 与壮侗语对应, 壮侗语“na”是脸义, “斑”跟“pja:n”

对应, 音义相符。此词客话跟苗瑶语比, 跟壮侗语更接近。

13, 舔 (伸舌头)

lhei3 黔东, lha3湘西 le²连 le 2 傣; lia 2 侗
 ɬe3布努, ɬe5勉瑶, ɬia5标敏 ɛle梅县

此词客话、壮侗、苗瑶语音韵形式较接近, 但意义微殊, 苗瑶语指“伸舌头”; 壮侗指“舔”, 梁敏将“舔”的苗瑶语古音构拟为 *dlie。而客话则兼具有此二义。

客话此词与南岛语“舌头”“舔(伸舌头)”同源, 比较“舔”: 印尼lilat, 回辉lia33, 福州liaʔ, 永安la, 建瓯la。从比较可看出, 闽语的形式是直接来自南岛语, 也就是福建人第一次“南岛化”的结果, 而客话的形式则并不直接来自南岛语, 反映北方汉人入闽后, 跟南岛族的后裔壮侗语族人文化接触的结果, 是北方汉语第二次“南岛化”的结果。

14, 麻疹

man1勉瑶; man1ma4标敏 ɛmo连, ɛma梅县 man2 壮; mən2毛难, mon2拉珈

15, 伤疤

pi 5 qa 5 滇东北, pi3ɛɣŋ1布努 ɛphi连 (khæŋ² ɛphi结疤), ɛphi四堡

16, 麻木 (手脚不听使唤)

pi2布努; bie5勉瑶; bi5标敏 pi² 连; pi²梅县

17, 祖母

ja8 布努 ɛiia²连, i²ia²长汀 ja 6 傣, 布依; ja 4 水, ja 3 泰

梁敏等将“祖母”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 *ja。

18, 父亲

pa3黔东, po3布努 po² 连 po 6 壮, 傣; pu4侗, pho3泰
 pa3川黔滇 ɛaɛpa梅, po²四堡 pha3 黎

梁敏等将“父亲”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 *buo。而王辅世等则将“父亲”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 *pwa。这两种构拟均与客话音义对应。

19, 母亲

mɛ4黔东, mi48湘西 ɛmæ 连, ɛmɛme长汀 m e 6 壮, mai4侗
 mi8布努 ɛaɛmɛ 梅 mɛ3泰, 傣

梁敏等将“母亲”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 *mlɛ; 这与客话音义完全对应。

20, 儿子 (儿童)

n e² ɛ l e 连 -nɛ3布依, nɛ2毛南
 tan1畲, tɔ:n1勉瑶 ɛnɑŋtsai²连新 ŋe3仡佬 (儿童)

tuj1布努	lai ² cε梅	la:k10侗南, la4侗北,
	le ² cts1长汀	lak8壮, lə2布依(儿子)

此词客话的第二个音节为词缀,表示小称意义;根词是第一音节;客话的“儿子”与“儿童”语意上有交叉重合现象。连城新泉客话的“naŋ”应是苗瑶语同源;而连城的另一形式“ne”则与壮侗语有些的语言中的“儿童”音义相合;而梅县、长汀客话此词的音义形式则与壮侗语相合,音变的过程还是比较清楚的。

21, 儿媳妇

phi7黔东, phui7畲	cseŋcphoi连	phai4泰, pai4傣
phe7巴哼, phai7炯奈	cseŋcphe长汀	pau4布依
mphe7川黔滇	csaŋphai ² 连新	pai4壮, pə4柳江

苗瑶语表示的是“姑娘、女儿”的意义。从上述比较看到,客语此词应来源于苗瑶语无疑,特别是跟畲语相同;客语此词义应为“新的姑娘、女儿”,以此来指称客家的“儿媳妇”,我认为这并非来源于北方汉语的词汇,应来源于南方土著民族语言。反映北方汉人南迁时,与当地土著居民发生通婚的重要现象。受夫权主义严重影响,以男子为中心的北方汉人以接受土著妇女为价值取向。客话此词表现为汉土合璧的形式;跟苗瑶、壮侗语均存在音义对应现象

梁敏等将“儿媳妇”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bəu;这与客话音义完全对应。而客语专家则将此词的“本字”写作“新婢”,或“新妃”,看来这是值得重新讨论的。从上述比较看到,客语此词根词与壮侗语同源应是明显的。

22, 亲家母

tshia3phw4 畲(外祖母)	ctshiaεphw连
vu7tcha3黔东, po2dzua6 川黔滇	ctshiaεme梅
tcha3黔东, dzua4川黔滇(亲家)	ctshiaεmu长汀

苗瑶语“vu”“po”都是“祖母”的意思;词序正好与客话相反。

23, 蜘蛛

kəŋ1ɣa6黔东; kəŋ1zua6川黔滇	εkhiəucseu连	tua2kwa:u1布依
nə6khy4畲	εlaεkhi梅县	tu2kja:u1壮
		-so1标语; -khla:u1邕宁

梁敏等将“蜘蛛”的古壮侗语根词形式构拟为*ŋkləu。

24, 臭虫

kəŋ1qen1黔东;	kəŋ ² pi ² 连
kən3pi3畲, pi1勉	ckənεphi梅县, ckəŋεpi长汀

王辅世等将“臭虫”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 *pji。与客话音义对应。

25, 青蛙

ka1布努, keu3布努	kou ² 连	k o p 7壮, 傣, 泰
kwa3标敏, kou53巴哼	ko ² 四堡	tue2kwe3布依
kwan3畲	^c kuai梅	je1kui3侗 (田鸡)

26, 蟑螂

εvɔŋ t s h a ² 连	t u 2 s a : p 7 壮
εvɔŋtshat ₂ 梅	sa:p9泰, 傣

壮语“t u”是词头, 表示昆虫的小称意义。

27, 知了 (蝉)

ve3jai7布努	ε i a c i 连; εiaεi长汀; εiaεi梅	j a i 2傣
-----------	------------------------------	----------

28, 麂子

vɔŋ4kjaŋ1畲	εvɔŋc k i a ŋ 连	huan4kiŋ1临高
təuŋ1布努	εvɔŋ c k i a ŋ 梅	

29, 蜻蜓

εmiɔŋε t i 连	m i ŋ 2 d ə i 3 临高
εnoεmi长汀; εniɔŋεmi梅	m i 3 傣, pi6布依

30, 穿山甲

l a i 6 勉瑶	ε l e c l i 连, εliεcli梅县; εtiŋcti长汀	l i n 6 壮, 傣lən6侗
------------	-------------------------------------	-------------------

梁敏等将“穿山甲”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 *lin; 客话“穿山甲”的语音形式更接近壮侗语。此词跟南岛语同源, 印尼: tengiling 阿眉斯: ?aləm。

31, 箩筐

qo1lu2湘西 ky1畲	kuw ² εluw连	kruei2泰, kjo:i1武鸣
	ko ² εlo四堡	klo:i1邕宁, kuəi1老挝

客话 kuw 容易被认为是汉语“箩”词, 现在看来它来源于壮侗苗瑶语无疑。这是一个由古壮侗语复辅音词结构演变为客话双音节词的典型; 据梁敏等研究, “箩筐”的古声韵是 *kluoi; 北方汉语同古壮侗语接触融合, 经过自身独特的演化过程, 成为客话重要的特征词。此类词大量存在。反映了历史上中原汉人与南方土著族的文化互动关系。

32, 辣, 辣椒

p i 8 畲	p i ² c t s i ə u 连	phit7壮
mpe8川黔滇	pi ² c tsiu四堡	phet7泰、傣
mphje31巴哼 (pjei13tai31辣椒, pjei13tjei35花椒)		

33, 芋头

vu4kə3畚, vu6勉, vey6滇东北 vu², vu²ɛtheu梅 phək9俸
vu6黔东, vo6布努 ie²ɛhuu连(芋子茎) phək7壮

客话“芋头”形式跟苗瑶语形式完全相同, 而跟壮侗语不同; “芋头”是一种极适宜南方生态环境生长的根块植物, 也是南方民族赖以生存的一种重要食物来源。王辅世等将“芋头”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vəu。与客话音义对应。

34, 瓜, 葫芦

ɛp h yɛ连(葫芦) ɛphu梅(葫芦) pu2侗, 水(瓜)
ɛfanɛphu长汀(南瓜) po6侗, pjo6水(葫芦) puo1拉珈(瓜)

梁敏等将“瓜”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bue, “葫芦”构拟为*blo。

35, 浮萍

ɛp h iə连 ɛphiau梅 pi u 2水, piəu2壮; pieu2毛南

梁敏等将“浮萍”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bieu。

36, 水坝

ɛpiɛtheu连, ɛpiɛtheu梅 pil侗, f a:i1泰, 傣; pha:i1壮

从上述比较看到, 客语此词应来源于壮侗语无疑, 而跟苗瑶语形式则相去较远。这可能暗示泰系民族水利较发达, 北方汉人南迁时, 向壮侗族人学习围陂塘筑坝; 而苗瑶语族群则多居山地, 水利非其长项。梁敏等将“水坝”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pwiai。这与客话音义对应。

37, 平坝, 平地

peŋ33巴哼 tha²ɛphian连 pja:n5侗
tau1.2pɛ:ŋ2勉瑶 ɛphianɛion梅 ta5pjeŋ2水

梁敏等将“平坝”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plwian。而王辅世等则将“平坝”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beə:ŋ。这两种构拟均与客话音义对应。

38, 布, 帕

ka1fa3布努 pha²长汀 pha3泰(布)
pha5勉瑶 pha²梅 pha5壮(布)
phuə8 川黔滇 pho²连 su3pa5na3壮(毛巾)

39, 哄哄小孩

kle1炯奈, kljou4标敏 le²连
kje4勉, kja4勉金门 læ²四堡

王辅世等将“哄哄小孩”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gljæ。这是个复辅音声母结构, 客

话丢失了开头辅音 k, 而j则与l对应, 苗瑶语与客话音义对应。

40, 一床被子

phaŋ ¹ 黔东南	ɕfaŋ ¹ 长汀	ba ¹ 水
pha:n ¹ 勉 phaŋ ¹ 川黔滇	ɕfan ¹ 梅 ɕfa ¹ 连	ba ² 毛南

王辅世等将“一床被子”量词“床”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 *pho:n; 而梁敏等则将此词的古壮侗语的声母形式构拟为 *ʔb。

41, 去一次(回)

ɕpai ² 梅; thou ² 四堡; tho ² 连	pai ² 壮, 布依; ta:u ⁵ 侗, 布依
---	---

42, 窝, 禽兽窝(鸡~, 猪~, 鸟~等)

ɕsə ³ 长汀; səu ³ 连	səu ³ 临高; ndau ³ 水, 毛南
teu ³ 梅	tau ³ 侗, 拉珈

梁敏等将“一窝猪”的“窝”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 *ntəu, 与客话音义对应。

43, 慢

	noŋ ² 连	num ⁵ 壮; nuŋ ³ 布依
niau ³ 滇东北	no ² 长汀; nau ² , nɛm ² 梅	na:m ⁵ 侗

44, 抬头

ŋə ³ 标敏	ŋə ² 连; ŋau ² 梅; ŋə ² 长汀	ŋa ⁴ 布依; ŋua ³ 黎; ŋa:ŋ ⁴ 壮
--------------------	---	---

45, 喂

kuŋ ³⁵ 巴哼(喂鸡)	ku ⁵ 畲 kaŋ ⁶ 湘西(喂奶)	ɕkiəŋ ¹ 连 kiuŋ ² 梅	ku:ŋ ¹ 壮(喂猪)
--------------------------	---	--	-------------------------

46, 烫

l̥hu ⁷ 黔东南 lu ⁷ 勉	luk ² 梅 lu ² 长汀	lok ⁸ 僚 klo:k ¹⁰ 壮(邕宁)
l̥au ⁷ 滇东北	l̥əu ² 连	lu:k ⁸ 壮, luk ⁸ 拉珈

梁敏等将“烫”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 *gluok; 而王辅世等则将“烫”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 *l̥uk。

47, 喇(刷碗)

ɕə:ŋ ³ (漱口) 勉瑶	ɕloŋ ¹ 连, ɕl oŋ ¹ 长汀	la:ŋ ⁴ 泰, 僚, 侗
klaŋ ⁴ 标敏	(~碗, ~口, ~衫)	klo:ŋ ⁴ 壮

zo⁴lo⁵川黔滇, ce⁴lo⁵布努

梁敏等将“喇(刷碗)”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 *gl̥uəŋ。

48, 砍(砍树)

to ³ 黔东南; dau ³ 标敏	ɕteu ¹ 连 ɕto ¹ 四堡	te ⁵ 水
ntau ³ 川黔滇 nto ³ 巴哼	ɕtau ¹ 梅	tham ³ 壮 te ⁵ 毛南

王辅世等将“砍(砍树)”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nto;而梁敏等则将“砍(砍树)”的两个形式分别构拟为**tə*和**pr*。

49, 扫, 扫地

ko13巴哼; tsha1川黔滇 khieu²连

kja3畲; tshel1布努 khia²四堡; khia²梅

50, 戴 (~斗笠)

n t o ŋ5川黔滇; d o ŋ5勉瑶 c t ə ŋ长汀 tan3壮, 侗

ntəŋ5布努; təŋ5畲, tə5黔东 c t ə ŋ连城, c tuŋ梅县

这是一个重要的客话口语词,反映客话的特色,也可以用来作跟其它非客方言鉴别的特征词。王辅世等将“戴(~斗笠)”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ntəŋ。

51, 端, 拿东西

tə2勉瑶(拿来) c t ə u连 tau2(端水)

tai3布努(拿来) c t ə u梅县 tu2(德宏), tai2侗, deu1黎

梁敏等将“端,拿”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dfieu*。

52, 潜水

mpfi31巴哼 c mi连; mi²梅 ?mu:t7毛南;

mi8川黔滇; mi5标敏 c mi长汀 mət9锦, 莫

53, 躲藏

m i 3黔东; p i : ŋ5勉瑶 piŋ3勉瑶; pje5标敏 p i a ŋ²连 p i a ŋ²梅县

苗瑶语“躲藏”、“潜水”词义交叉,为同族词,与客话对应。

54, 推

səŋ3标敏; loŋ4黔东 c s ə ŋ连

tshoŋ1湘西; suŋ1畲 c s ə ŋ梅县, c s ə ŋ长汀

55, 背(孩子)

p u 4湘西; p a 4畲 c p h a连 c pa梅县

背带,背孩子用的: c p a t a i²梅 ba3lak8临高, pha3la6傣

56, 披(披衣)

mpa5滇东北苗语, po6布努, pa5黔东 c pha连

王辅世等将“披(披衣)”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mpai*。与客话音义对应。

57, 放牧

tsuŋ5畲, tsuŋ55巴哼 c t s o ŋ c ŋ i u梅县(放牛)

58, 劈(~柴), 破(~肚子)

邓 福建境内的闽、客族群及畲族的语言文化关系比较之试论

p ha1黔东; p h o 7布努 p h u²连 pha5傣, pu5壮
pha5滇东北 ɸpho梅县 pa5布依

梁敏将“劈(~柴)”的壮侗语古音形式构拟为全浊音声母的*zbak。

59, 低(~头)

t l a i 5川黔滇, t4ao3滇东北 ɛ l e连, ɛ lai梅县

60, 玩耍, 撩; 开玩笑

l i u 6 l i ə6黔东(~水) liəu², k a : u 2毛难
a l niu6畲 ɸkolie²连 ko1侗, 水; xo1傣
lɣu2布努 liau²梅县 liau1临高, ra:u1黎, ɣi¹u1壮
kau 4布努(~水) ɸkau梅县 li4ko1侗 kan3 liau1临高(笑话)

61, 汤泡饭

tu2湘江, do2三江, tɔu2大坪 ɛ tho连 ɛ tho长汀

王辅世将此词的苗瑶语古音形式构拟为*du。

62, 溶化

joŋ2瑶里, 三江, zoŋ2川黔滇 ɛ ioŋ连, ɛ iuŋ梅 j u ŋ 2 壮; j o ŋ 2 侗, 水

63, 靠(~墙)

phan6畲 phen53巴哼 phæŋ²连 pen²长汀 pen²梅 p a ŋ 6 侗, 仡佬

64, 扔(~砖头, ~东西)

fiŋ5布努 f e², f æŋ²连 v i t 7 壮; f e t 7 黎;
fɛ7, feŋ5勉瑶 fit², fin²梅县 f ɛ t 8 傣

65, 跳, 迸

ɛ p i əu, ɛ piau梅 p j i u l 侗, pjeu1仡佬

66, 馋(肉); 肚饿

sai1川黔滇, sai1勉瑶 ɛ s a连 sa : n 4 傣; səŋ 3 毛难
sha1布努 ɛ sai梅

67, 休息, 住

he22ja44巴哼, hit7畲 he²连, hiat²梅 hjet7仡佬, hiet9拉珈

68, 煮(~白暑)

hu5黔东, ho5川黔滇(高坡), hou5先进 hu²连, hip²梅, ho²四堡

王辅世等将“煮(~白暑)”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hjeu。与客话音义对应。

几点结论:

1, 从上述客话最常用, 最基本的口语词比较来看, 有的词是既跟苗瑶语族, 又跟壮

侗语族同源的，这批词比较起来，约有三分之二的词的音义形式与苗瑶语更接近，有一半的词跟壮侗语更接近；这批词中，比较多的是反映有关身体部位和动、植物的最底层词汇；此结论的意义在于，学术界一般认同客家跟畬族有密切接触关系，而关于畬族的来源问题，学术界的意见则主要有二种，即来源于古百越土著民族的“土著说”和来源于洞庭湖“武陵蛮”苗瑶语族的“外来说”。这两种意见相左，非“土著”即“外来”。上面的客话跟苗瑶、壮侗语族的同源词表明：客话的来源是复杂的，既有外来洞庭苗蛮语言，也有土著原住民即古代百越后裔的语言。客话的形成是“多元一体”的产物。如果我们把客话看作是一个多层装置的结构，哪末，最底层的是壮侗语，中层的则是苗瑶语，最上层的是北方汉语。苗瑶和北方汉语是“外来”的，只有壮侗才是真正的“土著”。这跟上述客话同源词的分析情况是一致的。福建的地方文献材料往往把畬说成是“瑶”或“苗”，这是有一定的根据的。苗瑶是畬的近源，而壮侗则是畬的远源。可见，畬族的形成并非是一元的。它包括了苗瑶和壮侗这两个源头。从比较可以看出，客话同源词里苗瑶语的成分远多于壮侗语的，这同时也表明畬族里苗瑶语族成分多于壮侗语族。

2, 客话的形成并非是像有些学者所主张的客家话完全是“中原汉语”南迁的延续。这种观点显然是受传统的历史主义演化论理论所支配，这种完全以母文化—母语说来解释后来的语言变异的观点，我们称之为线性理论，即现在的客方言的语言变异形式是自中原汉语自唐宋元以来，一条直线地演变发展来的。显然，这种理论并不符合语言事实。客话的形成是多元的，多层面的语言互动的结果。它的源头包括：苗瑶语族，壮侗语族，北方汉语；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所谓“语言底层”的问题了，它反映了历史上这几个族群之间的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在“互动”中产生了客家和客话，所以，客家和客话早已不是北方汉人和汉语的“移植”，而是北方汉文化到达闽粤赣交界地区即客家大本营后“地方化”的结果。

3, 本文认为：隋唐以来，来自洞庭湖区域的苗瑶语族到达闽粤赣交界地区后，跟当地土著的百越人后裔壮侗语族接触溶和，这样形成了畬族；自宋元以来，北方汉人南迁到闽粤赣交界地区跟当地的土著畬族发生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这样即形成了客家和客家话。

五、闽、客若干文化特征的比较

闽、客虽都来自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但因入闽时代不同，居住地域的经济生态环境不同，所以形成分野大的两大语系，闽语主流文化属海洋文化，客家则属山地文化。历史上，闽语民系的经济力量即强于客家，闽语文化属强势文化，客语则属弱

势文化。闽客交界地区(如闽西南南靖、平和、云霄、诏安四县),由于受到闽南强势文化的影响,大量客家人放弃母语文化,认做[闽南人]为荣,客本土文化大量流失。闽南地区的许多民间信仰,如[保生大帝、妈祖、清水祖师、郭圣王]等神祇流传到客地,备受客家人的隆拜。而客家地区的神祇则没有流入到闽地的。民间宗教活动客家重视血缘关系,往往以宗族为单位,而闽南重视地缘关系,往往以村落为单位。客家重视祖先崇拜,闽南则重视神鬼崇拜。客家祭祖强调整体性,即集体祭拜,重视大家祖先。闽南祭祖表现个别祭拜。强调个体性,重视自家祖先。客家宗族关系宗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强于闽南。客家妇女一般不要缠足,闽南妇女则一般要缠足。客家重视射猎神(如石壁)等自然神崇拜,而闽南则少有此种崇拜。

闽、客作为分立的族群,其文化特点既有反映汉文化“大传统”共性的一面,也有很多重要的文化个性,这反映族群“在地化”的文化适应不同,即“小传统”的一面。就闽、客族群的文化差异来看,还有三点显著的特点:

其一,客家族群宗族所控制的“公田”,均占总耕地一半以上,而闽南宗族所控制“公田”的比例则是占总耕地的20-30%左右。客家宗族拥有的“公田”数量远远多于闽南族群。(根据50年代初期福建土地改革时的资料)

其二,就某些区域来看,闽、客族群的婚姻形态有反映族群个性的差异,例如已引起中外人类学家特别关注的惠东的“长住娘家”“不落夫家”的习俗,反映了古越人的婚姻习俗,应该是整个华南“不落夫家”文化地带上的一个特别单元。与此对比,闽西南畲、客交汇的聚落,其婚姻形态更多表现在客家招赘婚、寡妇再嫁的比例远远高于闽南。

其三,就历史文化传统,文化底层来说,闽南族群系汉、六朝、隋唐时,中原汉人先后三次大规模入闽,与早期南岛民族互动而形成。客家则是宋元时北方汉人大规模南迁与当时的畲族(即壮侗语族与苗瑶语族的互动合成)发生文化互动而形成;汉畲文化合成即为特有的族性。

下面将通过以同安闽南社区和南靖塔下客家社区的比较,探讨这两个方言群之间的异同及其影响因素,以深入了解闽客的最主要的差别及其变异,即究竟什么是闽文化,什么是客文化?文化特质形成跟经济生态、社会文化历史传承,异文化影响有何联系?特别注意到,闽客的文化分别和对立,除了反映在语言歧异外,主要集中在与仪式有关的人事物上,如祖先崇拜、生命仪式(婚丧礼及风水仪式)等。族群的文化差异往往会表现在仪式的歧异上,仪式是一个文化之所以异于别个文化之文化认同的最后依据。

同安社区是典型的海洋经济生态环境,为海洋文化特质。塔下社区是典型的山地经济生态环境,为山地文化特质。塔下和同安除了语言分属客方言与闽方言的区别及居住

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不同外，族群自我认同意识很强烈，如塔下客谓闽南人“福佬人”，闽南人称塔下为“客猴”、“客鬼”。但闽客最重要的文化区别集中地表现在其宗族制度和祖先崇拜的文化内涵上，这种分别并非仅隐约感觉到的，而是直接表现在与宗族仪式相关的事物上。

1. 族产

族产是一个宗族维持其宗族活动的经济支柱，并成为组织的形成存在的基础。宗族社会的经济基础愈雄厚，它的力量和社会影响就愈大。所以对成员的控制愈加严密。同安社区族田及宗族共同产业相对塔下要少得多。后田点占姓宗祠和林姓宗祠没有族田，更无所谓学田与官田。这是同安社区较富的宗族的情形，族人普遍对族产印象模糊，可见族产并不多。调查中没有听说过宗族有学田、义田、官田等。

塔下是个纯客聚族而居的张姓村落，保持四社一族的聚落形式。大量公共产业的存在使宗族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张氏宗族的族产包括族田、祖庙、道路、桥梁等，而宗族经费大多来源于族田。张姓每年公祭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德远堂”的公田，“德远堂”约有150亩的公田散布于塔下附近的村庄，有的甚至远达永定。49年以前全村仅有水田500多亩。可见公田数量比例之高。同安社区分家析产时，父母极少为自己留下“生饮死尝之田”，在调查的三个点20个主要报告中，均称是一次分断，最多只留些动产，如龙眼树，以私蓄为多，死后用作丧葬费用，如有剩则再分；没有给父母留老本，父母老了，由儿子赡养，以轮吃为主，没有自己开伙的。对比塔客：父母在世时分家者，将一部分田地作父母生活费用，其余由兄弟几房均分。父母死后，其生前部分产业，就作为蒸尝；父母去世后分家者，先将一部分田地拨充蒸尝，然后才按房均分。如此代代相传，小尝成为大尝，大尝之下又有小尝。张氏族田不少是这般积累祖传的。

2. 对祖、神、鬼的看法

一般认为：就祖先崇拜比较而言，客家更重祖先崇拜，闽南更重神灵崇拜。这种重视程度只是隐约感觉到的，缺乏具体事例比较。对比塔下与同安这两个社区祭拜的制度和仪式，这种文化分别则表现很明显。

同安社区每年最重要的节日是对各种神明的祭拜，多有有组织的祭神活动，花费甚巨，极少有组织的祭祖。每个自然村都有自己的村庙，有的村，如后吴、泥山、蔡林没有祠堂，但也有自己的宫庙，有庙多特点，如后田自然村就有日月二大使宫、王爷宫、金帝爷宫、水尾宫等；不少村落把神灵放祠堂与祖宗一起拜。同安社区有庙多、神多、

神的节日多的特点。同安三点调查表明:一年最重要的节日是祭神。与神灵崇拜相比较,祖厅、祠堂祭典则冷落得多了。同安社区几乎没有全宗族有组织的坟祭活动,一般由家户分别进行,仅限于几代内的近祖,一般人不知道祖宗葬何处。

很显然,同安社区敬神之风远甚于敬祖,这受其地理生态环境影响,如海上作业,生命直接受大自然威胁,安全感比内陆更差,所以村民只好寻求各种各样神明庇护。

对比之下,塔客的神灵崇拜则简单多了,塔下行政村(塔下、大坝)仅一境主(清宁宫)公王庙,自然村村头与村尾有土地庙(形制很小),正好与村界相合。公王庙只有公王一个牌位,这点不像同安庙里数神排列。

总之,塔客的神灵崇拜跟闽南比较,神数量少,庙也少,祭拜规模小。塔客一年最重要的节日是祭祖,而不是祭神。祭祖又以历时月余,耗资甚巨的春季中的坟祭最为重要。这跟同安很不相同。

3. 祠堂与祖厅

客家祠堂都有风水林,因讲究龙势,所以一般建在村外山坡下,因客处山地,故祠门前要对一尖峰,称“笔架”,若无则需人造,版寮刘氏祠堂远对山峰,据称是由村中未婚少女所筑。塔下《家礼》有“尖峰祭文”。同安祠堂均无“风水林”,因地处平原,亦无所谓“笔架山”。

由于同安祠堂只放至远祖牌位,所以平时孝祖均在祖厅举行,大小祖厅多,各人孝各人的祖,强调的是个别祭祀。

塔客祭拜地点限定在祠堂及坟地,强调整体性,加强了整个宗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强烈的祖先崇拜观念从祭祀等方面得到充分的反映。

4. 婚俗

据同安三个调查点300个报告人统计资料表明,同安社区新娘进入夫家在下午4-5点钟,即近黄昏时,要行“上头礼”。而塔客及整个客家社区新娘进入夫家一定在上午9-10点钟前,大多是凌晨起轿。据称早上路上干净,可避邪气侵入。塔客轿前要举根带枝带根的毛竹,竹上挂着猪肉,以驱邪制煞。没有“上头礼”。同安报告人母辈均有缠足,不论贫富。塔客报告人母辈一般不缠足,但红轿新娘轿前要用一竹竿挑绑脚布,暗示祖上曾缠足,但不知何时何故废了。

5. 二次葬

客家二次、多次葬比例很高，如塔客二次葬比例超过50%，据《张氏族谱》还有四次、五次葬。备受隆祭的五世祖广达公墓即二次葬。同安社区较少二次葬，比例不超过15%。

6. 其他闽客文化分立特征

居住模式，闽南民居土楼单间分立，各家自有楼梯和“天地”，为“四合院”缩小，强调的是个体。客家则每间相通，通廊合一，楼梯公共使用，空间竖向使用分配强调整体性，跟闽南单家自立不同，塔客杀头猪楼内各家有份。客家民居特点反映宗族凝聚力即内向性、向心性。

客家喜食狗肉，“打平伙”风行，“打平伙”同时举筷。闽南人则无此风。喜食狗肉跟客家与畬长期斗争有关，因畬以狗为图腾。整个闽西客家区域没有本地戏剧，只有山歌形式，而闽南则有高甲戏，梨园戏，芗剧等多种本地戏剧形式。这可能有二个原因：①客家受畬文化影响，山歌即其产物。②沿海城市商业经济发达，戏剧应运而生。

综前所述：塔客社区与同安社区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塔客重祖先崇拜，同安重神灵崇拜。塔客祭祖仪式强调整体性即集体祭拜，反映客家宗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同安祭祖表现个别祭拜，强调个体性，重视自家祖先。塔客有雄厚的族产，同安却很少，取消吃公，反映同安宗族关系正趋向松散，亲族关系衰减。两个社区的这种差异正好反映了闽客两个方言群的文化分立。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的因素有三：一、自然生态环境不同，闽南靠海，直接受自然威胁，如飓风、海上作业等。客家处山地，直接受自然威胁要小。所以闽南鬼神崇拜远甚于客家。二、闽南商业经济发达，如同安后田、吕厝常年做小贩的占劳动力十分之二，临时性的则占十之八九，个体商业活动冲淡了传统的宗族关系。而塔客系富有地区，有较丰厚的侨汇收入以建立祭祀公业，而维持宗族型态。三、闽客文化底层不同，虽然闽客汉人都来自中原，但入闽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闽南受南岛土著文化的影响更深刻。

六、畬族与客、闽族群的语言文化互动

畬族原本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狩猎经济为副的山地民族，唐宋时期，畬族聚居在今天的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大约在明清时期已扩散到闽、粤、浙、赣、皖等省区。尤以闽东和浙南为新聚居区。

宋元时畬族与客家生活在同一地区，即闽粤赣交界地区。虽然现在畬族的生活区域已远离客家地区，但其操的是一种接近客家话的“混合语”，畬、客之间存在许多相似的文化特征，这表明畬族的“汉化”过程是“客家化”过程。那么畬族和汉化（客家化）又是经由哪些途径得以实现呢？畬客闽族群互动最重要的形式是经济活动和通婚，通婚最终导致文化融合。

畬族奉行蓝、雷、钟三姓内婚，这是保持和维系畬族文化特征的内在机制之一。因此，畬族的汉化同时即意味着三姓内婚禁例的突破。福建畬族何时实行三姓外通婚，于史料无征。罗香林先生曾推测客家先民入迁闽西时，由于长期的长途跋涉，不可能有足够的妇女来供其青壮年男性选择配偶，必须与当地畬族妇人通婚，颇为有理。客家先民大规模入迁闽西，是在唐末宋初，因而畬客的互相通婚，当始于那时。这可以通过上杭庐丰蓝氏族谱中其祖先通婚对象的分析中得到证实。族谱资料的不可靠性常为研究者所诟病。但这种指责集中于族谱对其先祖显赫业迹的伪造上，即所谓“名人作之祖，帝王作之宗”的做法。本文考察其通婚状况，主要是看其先祖配偶（即祖妣）的姓氏情形，以此来探测其三姓外通婚的具体情况。其祖妣姓氏无关其宗族的荣光，因而不具备作伪的理由，当属可信。

本文考察蓝氏祖妣的姓氏情况，拟从其第十五世祖吉甫公入手。该谱视吉甫为“入闽”始祖，应该能够说明畬族在闽的活动情况。根据《蓝氏家谱》“宗谱前志”和“宗谱后志”，吉甫之后的蓝氏先祖及祖妣姓氏情况如下表：

表2 福建上杭县庐丰蓝氏先祖妣姓氏表

世代	先祖	祖妣	世代	先祖	祖妣
十五	吉甫	林七娘	二一	念七郎	李十二娘
十六	常新	李氏	二二	伯三郎	朱十二娘
十七	万一郎	赖氏	二三	伯一郎	丘十二娘
十八	熙三郎	黄十娘	二四	伯十郎	丘伯娘
十九	和二郎	张氏	二五	子荣	刘太一娘
二十	大一郎	刘三娘， 曾三娘	二六	玉瑛	林十娘

由上表可知，从蓝氏第十五至二六代，没有一个行三姓内婚的。蓝吉甫生于宋宁宗

嘉定元年，可见蓝氏的三姓外婚，自宋时即已开始。事实上，蓝姓的三姓外婚是其面对强大的异已族群的必然选择。畬族为一游徙性民族，刀耕火种的生计方式不可能允许大规模的集群聚居于同一区域。史载：(畬民)所居在丛箐邃谷，或三四里或七、八里或始见一舍，无比屋而居者。同样，在游徙过程中，畬族也不可能蓝、雷、钟三姓同时循同一路径，大批量地移动。更多的是一族一家的游走和为生技奔波。这一点也为上杭庐丰蓝氏始祖念七郎，官庄念四郎的迁徙事实证明(宋代十五世蓝吉甫为入闽始祖，至元代二十世大一郎生七子，其中念七郎迁上杭庐丰；念四郎迁上杭官庄)。

从上表可见，自宋元以来，畬族与来自中原汉人的客家通婚现象已趋严重，重要的原因是客家的文化程度远高于畬族。与畬族“刀耕火种”，“随山迁徙”的原始农业相比，客家人具有比较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拥有犁、耙、锄等高效先进的铁制农具。如果说唐时刚入畬地的北方汉人必须向当地畬人学习在闽西山地的生存之道，那么宋时，畬族却不得不向客家学习农耕技术。

语言学材料反映出畬、客、闽族群互动过程的时代和地域。主张“土著说”或“外来说”者，虽然观点不一致，但有一共同点，即认为隋唐之前畬族先民已聚居于今闽粤赣交界地区，各地畬族又自认是从广东凤凰山地区迁来的。

客家的形成及发展的地域与古代畬族活动地域重叠，也是在今闽粤赣交界地区。这就是为什么畬族主要聚落区并无客家，但畬话里却有大量客话成分的原因。畬、客族群互动过程最早不超过晚唐五代，学术界一般认为客家形成的时代上限在晚唐五代至宋代。语言学研究结论认为客话形成时代下限在元代以前，因为来自中原官话区的客话与元代的中原官话相差甚远。畬、客之间有大量的同源词，基本上都是重要的生活词及反映身体部位的常用词汇，畬话的词汇，反映其对客观现实的分类系统与客话相同，例如“偃(我)、佢(他)、麻介”以及亲属关系称谓及生殖系统称呼均同于客家。许多情况下，词汇的来源不知是畬借客，还是客借自畬。当然，语言学材料无法证明畬、客相通的语言成分的下限时代。有的学者主张畬独立于客的时代是元，而不是明清。

畬族离开闽粤赣交界地区后，迁入闽南、闽东、浙南等地，在与当地闽语区族群密切接触后，受当地闽语影响很大。闽南的畬族基本上以讲闽南话为主，少有人讲原来的畬话。闽东的畬族虽仍讲畬话，但畬话已吸收了许多闽东话的词汇及语音特点。潮州地区的畬族与当地闽南人接触密切，虽保留“畬话”，但吸收了许多闽南话的成分。值得重视的是，畬族自称其祖先来自广东潮州凤凰山地区，但此地明清以来即是闽南人为主的活動地域，宋元以来客家在潮州的力量很微弱，几乎没有大的客家族群。那么潮州凤凰山的畬族祖先的客家话又是从何而来？因为无论畬族迁移漂流到那里，都带着明显客话成分的畬话。由此可见，畬族来自广东凤凰山的传说值得重新检讨。此类民族传说

是否跟文化人类学上所指的“民族复兴运动”有关呢？是否就是历史上畲族上层精英为拯救本族的一种创作呢？

综上所述，畲语是由苗瑶语、壮侗语、客话、闽语组成的一种“混合语”。其语言底层是壮侗语和苗瑶语，深层结构是客家话，表层结构则是当地闽语或吴语方言。三种语言成分的在不同的历史层面上互动激荡而形成现代畲话。所以我认为畲语的性质是“混合语”。这与畲族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相符合。现代畲语的使用情况有两种，一是完全放弃畲话，即采取放弃母语的策略，以求跟外界相适应。二是采用双语制，即对外族群讲当地话，有一套制约语言选择的机制，受心理的、社会文化的因素制约。双语制是导致畲话最终完全消失的根本途径。

畲、客族群之间的长期文化互动，导致相互吸收了对方的许多文化特征，特别集中表现在两个族群之间的婚、丧礼仪及民间信仰方面。下面分项述说：

1. 畲、客都有背新娘的习俗，但闽南族群则无此传统。背新娘的形式不一，①有由兄弟直接从闺房背上桥的②有由新郎直接背回家，而不乘轿的，但有一条是共同的做法，即背的途中，新娘的脚不能落地。这是何原因，报告人解释不一，有的说是为了辟邪，有的说是为了不让新娘把娘家的财气带走。背新娘的习俗盛行于广西壮族农村。

2. 有骂“嫁”、哭“嫁”，吵“嫁”习俗。据报告人台湾中坜刘先生讲，过去中坜客家有骂媒人习俗，要烧媒人斗笠，但一般不会骂新郎家；同时新娘要哭嫁三天，闽西客家亦有“哭嫁”“吵嫁”习俗。闽西四堡地区还流行“骂嫁”习俗，即嫁新娘前对迎亲或送礼的新郎家人大肆辱骂，无理取闹，而新郎家不能还口，此俗也保留在广西壮族农村中。

3. 客家有一重要习俗，即吃酒前特别是正式的酒席上，第一杯酒不能自己喝，要倒洒于地上，此俗许多中青年客家人均已不知，但是有些客家长老十分肯定早期有此俗。在笔者自幼生活过的闽西山区，常常见到此俗，特别是老人酒酒时神情较庄严。而年少者往往偷偷地将酒洒于地上，恐人见笑。据有的报告人说，这是敬土地，土地伯公在客家人心目中是最大的神。有的报告人则说是表示敬祖宗，祖神为大。有趣的是笔者在台湾中部的布农族部落访谈时，本族名土田教授告诉笔者，布家族“喝酒前一定要倒一杯酒到地板上，并对祖先说话，因祖先葬在屋子地下。”笔者访问台湾北部复兴乡泰雅族时，当地族人亦称他们在喝酒前有用手指挥弹杯中酒之习俗，意先敬神。

客家这种头杯酒不喝倒地，敬神的习俗可能是受到原住民--闽越人的影响所致。

4. “买水浴尸”。人死后，家人或族人先打锣后打鼓，家人到河也丢了几个铜板买水，给死者洗脸。有的客家地区家中的水要换新。显然这非中原汉人传统，而是古越人之遗风。

5. 畲、客均受唱山歌，客家庄普遍有“山歌班”。畲女对唱山歌有较严格要求，结婚时有“当表姐”唱山歌仪式。但闽南人无唱山歌的习俗。

6. 畲、客早期土地公庙一般较小，往往仅几块石头，缠一红布而已，人不能进去。没有盖庙顶，而闽南人一般有盖庙形制，人可进。有所谓“大树伯公”，“石伯公”的叫法。

7. 有的客家村落有崇拜狗的习俗，例如闽西客家的四堡地区有一“邹公庙”，不知者以为是某祖公之庙，实际上是为祭祀一白狗所建的庙宇，当地村人传说此白狗曾救过他们祖先的命，故立庙供拜，香火为当地最盛。而邻近的清流县有一供奉黄狗的庙，当地奉黄狗为神明，认为此狗是当地的原来主人。当地村人至今仍盛行吃“狗粥”之祖传遗风，“狗粥”是供祭祀喂狗之食，村人把此看作很好的供品。客家拜狗，这显然是受到原住民畲族的极大影响，客、畲族群互动，文化因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畲族普遍认为其祖先是狗，他们是狗的后代。至今居住在平川的客家人与畲族人或居住在山上的客家人发生争执时，常常骂他们是“狗鸟的”，上杭庐丰畲族乡汉化程度已很厉害，当地畲民对来调查民族识别干部常谈到，“我们这里只有三房才是狗的子孙，大房、二房不是”；这是典型的汉族宗族观点与畲族族群认同相结合的一种价值判断。

8. 大陆客家不少地方有“风雨桥”的建筑，此桥广西、贵州的壮侗族甚多，此建筑形制应是原住民畲族留下来的。后又经客家人改进；此种桥梁建筑不见于台湾客家。

9. 大陆闽西客家有的农村有一重要习俗，即婚礼拜堂时，新郎必需向祖宗下跪，而新娘却不下跪，只作揖表示敬意；这在父权夫权至上的汉族社会，简单令人惊奇。这与儒家的大传统相悖。实际上这是汉族与土著通婚的一种协合，这是土著民族的价值取向，而与汉族的大传统思想无关。

10. 一般来说，畲与客家关系密切远甚于畲族与闽南的关系，但并非说畲族与闽南族群无关，唐时陈元光镇压畲民的军事活动区域，即发生在闽南漳州地区。闽西南的漳浦地区有一重要习俗可以反映畲、闽之间也存在文化互动关系，当地妇女结婚，娘家一定要给新娘准备好一套白衣白裤作嫁妆，此白衣新娘一生穿二次，一次是结婚时穿，一次是死时入殓穿，均穿在内。据当地人解释，唐时陈元光带来大量的北方军队镇压畲民，畲男大都被杀，北方汉人军士强娶畲妇为妻，畲妇无法抗拒，故立下协议“嫁生不嫁死”，即戴白孝服出嫁汉人，死后亦带孝回归畲夫处，此俗沿袭至今。

综前所述，客家跟原住民--畲族发生过密切的关系，由于通婚、贸易活动的频繁往来，客畲相当程度上已溶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传统学界认为的客家是中原正统，客话完全是中原汉语南迁后的延续，这种观点恐与事实相悖，客家应是多源的，客话是多层面长期的语言互动后形成的。使用传统的进化论理论来解释客话及客家的形

成的不恰当的。客家也非纯北方汉族血统，而是与畲族族群互动后的“多元一体”产物。

七、结 语

综前所述，本文讨论了福建境内三大族群闽、客及畲族的分区及地理分布，发现史前的遗存分区与方言分区基本一致。重建闽、客、畲的文化史，要解决好闽、客、畲族群形成的时代层次及地域文化问题。地域文化传统决定闽、客、畲族群方言文化的多样性和变异性及地方性。解释汉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要充分重视地域文化传统的因素。以往学者往往使用“祖先同乡说”的观点来解释闽、客、畲的族源问题；在研究闽、客、畲族群方言文化特质时，只注重传统历史主义的进化论或传播论，这种一元化的“线性理论”，很难解释闽、客、畲族群的方言文化的多元性现象。本文认为闽、客、畲之间的族群互动关系以及族群文化认同和地域共同文化传统是决定闽、客、畲族群文化性质关键。而作为主流文化的“汉文化”入闽，经过“地方化”，“在地化”后，形成了福建境内的三大族群，这应是我们解释福建文化共性和特性的理论根据。我们认为闽南族群是在中原汉人自汉、六朝、隋唐三次大规模入闽后，与沿海的当地土著民族--南岛民族发生文化互动关系，北方汉人经过“南岛化”即“在地化”后，形成的独特族群。客家则是宋元时北方汉人与当地土著畲族互动融合而形成的“合成”族群，客家话中仍保存着大量的苗瑶语族、壮侗语族词汇，客家文化中保存着许多重要的非汉族的畲文化因素。而畲族的汉化是通过“客家化”过程来实现的。畲文化是苗瑶、壮侗、客家在不同历史层面上多元互动而形成的。其族源不能用一元化理论框架来解释。闽、客虽都来自中原汉人，但入闽的时间、地域不同，特别是“主流文化”“在地化”“地方化”的过程不同，族群互动的对象不同，形成为分立的族群，其不同的文化个性反映了不同的文化适应，可从母文化、自然生态环境及族群文化互动过程三方面获得解释。

谢 辞

本文系我1998年2月在日本参加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共同研究会的报告，感谢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田村克己先生，塚田诚之先生，横山广子先生对本文的修改提出许多宝贵意见，我受益匪浅。特此致谢。

注

- 1) 本文语言材料来源：客家话、闽语、畲语材料系本人田野调查报告。客家话以本人母语连城话为代表。梅县话参考：桥本万太郎著《客家语基础语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

所1972;黄雪贞『梅县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张维耿主编『客家话词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长汀话参考:罗美珍、邓晓华『客家方言』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壮侗语材料引用中央民族学院语言所『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苗瑶语材料引自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研究室『苗瑶语方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毛宗武、李云兵『巴哼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毛宗武、蒙朝吉『畲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印尼语引自陈枫等『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台湾南岛语引自何汝芬、曾思奇、陈康等『高山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回辉话引自倪大白『海南岛三亚回族语言的系属』,《民族语文》,1988年第2期。

文 献

陈枫等

1963 『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陈其光

1984 「畲语在苗瑶语族中的地位」『语言研究』第1期,200-208,武汉:华中理工大学语言研究所。

邓晓华

1985 「闽语时代层次的语言证据」『第四届中国音韵学会议论文集』(又刊1998年语言研究增刊) pp. 307-315, 武汉。

1988 「闽西客语韵母的音韵特点及其演变」『语言研究』1, 75-98,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语言研究所。

1991 「客家方言与宋代音韵」『刊于国际汉语言学论文集』(语言研究增刊) pp. 74-79,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语言研究所编。

1993 『人类文化语言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 「南方汉语中的古南岛语成分」『民族语文』3, 36-41,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1995 「闽客若干文化特征的比较研究」庄英章、潘英海编『刊于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二), 265-285,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1997 「论闽客族群的方言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庄英章主编『刊于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 pp. 35-66,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邓晓华、罗美珍

1995 『客家方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郭志超

1996 「闽客民间宗教比较研究」庄英章、潘英海编『刊于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三), 220-230,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桥本万太郎

1972 『客家语基础语汇集』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何汝芬、曾思奇、陈康等

1986 『高山族语言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华东军政委员会编

1951 『福建省农村调查』(福州内部资料)。

黄典诚

1994 『切韵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黄雪贞

1995 『梅县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蒋炳钊

1980 『畲族族源初探』(民族研究 第4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1995 「试说客家的形成及其畲语的关系」『刊于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二)』庄英

- 章、潘英海编, pp. 285-299,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 江远清等
1919 (民国8年) 建阳县志卷又『輿地志附畬民俗』。
- 李成武
1998 「闽西畬族研究」(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 李方桂
1980 『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如龙
1994 「福建方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梁敏、张均如
1996 『侗台语族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林惠祥
1980 『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34 『文化人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 林美容
1987 「土地公庙——聚落的指标;以草屯镇为例」『台湾风物』37 (1), 531-581, 台湾:台湾风物杂志社。
1990 「族群关系与文化分立」『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69, 93-106。
- 罗美珍、邓晓华
1995 『客家方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罗香林
1933 『客家研究导论』希山书藏发行。
- 毛宗武、蒙朝吉
1985 「试论畬语系属问题」『中国语言学报』第2期, 259-271,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畬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毛宗武、李云兵
1997 『巴哼语』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 倪大白
1988 『海南岛三亚回族语言的系属』(民族语文第2期)。
- 潘英海
1994 「文化合成与合成文化」庄英章、潘英海编『刊于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一), 235-257,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 施联朱
1983 「关于畬族的来源与迁徙」『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引自『畬族研究论文集』pp. 34-53),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 王辅世、毛宗武
1995 『苗瑶语古音构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吴春明
1989 「福建史前文化研究」(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硕士论文)。
- 无名氏
(民国期) 闽杭庐丰蓝氏族谱。
- 杨澜
(清代) 临汀汇考卷四『山鬼淫祠』光绪四年刊本。
- 张光宇
1996 『闽客方言史稿』台湾:国立编译馆。
- 张光直
1987 「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刊于南方民族考古』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9 「新石器时代的台湾海峡」『考古』6, 541-551,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张维耿主编
1995 『客家语词典』广东人民出版社。
- 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研究室
1987 『苗瑶语方言词汇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中央民族学院语言所
1985 『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庄英章

1994 『家族与婚姻；台湾北部两个闽客村落之研究』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庄英章、武雅士

1994 「台湾北部闽、客妇女地位与生育率」『刊于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一）』庄英章、潘英海编，91-113，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朱洪、姜永兴

1991 『广东畚族研究』pp. 29-30，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